

田中芳树作品集

夏日魔术三部曲

一个少女，
一个青年，
一个老人，
搭上一辆意外出现的蒸汽汽车，
开始了田中芳树幻想小说的旅程……

夏日魔术三步曲

田中芳树 著

夏夜

(夏)

白

(夏)

日半

(日 魔)

色

(日 魔)

魔歌

(术 之)

迷

(术 之)

术声

(二)

宫

(三)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夏日魔术三步曲

夏日魔术

夜半歌声（夏日魔术之二）

白色迷宫（夏日魔术之二）

作 者：田中芳树

译 者：涂 愫 芸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7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426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7-5387-2006-5/I·1043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夏日魔术

第一章	等列车的时候	(3)
第二章	夜之旅	(18)
第三章	不请自来的宾客们	(34)
第四章	黄昏庄园	(51)
第五章	同心圆上的华尔兹	(66)
第六章	宣战	(83)
第七章	夜晚的回复	(99)
第八章	仙境中的来梦	(116)
第九章	山丘上满是翠绿	(133)

夜半歌声(夏日魔术之二)

第一章	万圣节前夕的招待	(151)
第二章	大天使的十二小时	(167)
第三章	镜子呀、镜子呀!	(184)
第四章	无尽的黑夜之旅	(200)

第五章	异形城镇	(215)
第六章	迷宫寄居者	(231)
第七章	深夜圆舞曲	(247)
第八章	日蚀都市	(263)
第九章	秋的魔术	(281)

白色迷宫(夏日魔术之三)

第一章	针叶树林	(301)
第二章	怪物们	(316)
第三章	雪槛	(330)
第四章	魔女之夜	(346)
第五章	地上地下皆之	(363)
第六章	北风之城	(379)
第七章	再会荒野	(398)
第八章	血腥图书室	(413)
第九章	冬的魔术	(428)

夏日魔术三步曲

田中芳树 著

夏 日 魔 术

内容简介

时间是八月底的某一天，大学生能户耕平和一群旅客在山上的一个无人车站被放了下来。

“哥哥，你一个人旅行吗？”问这句话的是一个叫做立花来梦的女孩。一见如故的两个人，再加上神秘的老绅士北本行雄，因而诞生了一部优美奇妙的老人、青年、少女三重奏。他们搭上一辆意外出现的蒸气车，来到了不可思议的“黄昏庄园”。然后，一连串怪异的事件开始了……

第一章 等列车的时候

I

有三个星期的休假、再加上二十万日元，能户耕平总算得到短暂的自由。当这两样都没了，他就得回到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不过，先别想那么多，因为……美妙的旅行才刚开始。为了这次旅行，他在速食店工作了将近五十多天，所以在九月十六日开学前，他决定犒赏自己一趟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真是……怎么会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被放了下来？”

午后的阳光照在无人的车站。耕平坐在长椅上看着周围的风光。

这里没有东京那种秋老虎的酷热，就算穿着短袖也不会冷。无人车站附近的山皆是满眼翠绿，这让每天被水泥、玻璃、钢筋包围的耕平，在视觉上感觉相当温暖。

但是，原本应该在某个大车站下车的耕平，却因为“不得已的突发状况”被迫中途下车，而落得在月台呆等的下场。

耕平只知道这里是东京以北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地方，但不敢确定是枋木县北部？还是福岛县南部？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是从日光到会津若松的山区。

车上的十名乘客，被迫下车已经超过一小时了。有人坐在长椅上打瞌睡、有人低声交谈、也有人看书消磨时间。

耕平发现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个戴草帽的孩子年纪比他小，其他的不是老年人就是中年人，再不就是超过二十岁的青年人。十九岁的耕平，看来是被分配到“年少组”这一边。

说实话，真是无聊透了。不过那个坐在长椅上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从刚才就津津有味地看着耕平。

“真是怪小孩，有什么好看的？”

耕平虽不是绝世美男子，长得也没有一丁点像明星，但曾有人说他的长相给人不错的印象；身高虽高，但还不到“顶天立地”的程度；刘海有点乱乱的、不太整齐，白色的猎装、水蓝色的T恤。像这种平凡的大学生，日本大概有一百万人。

光是被人看是蛮不愉快的，因此耕平也开始观察对方：这个将背包放在长椅上、两脚腾空晃来晃去的孩子大概是十一、二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T恤、蓝色牛仔短裤，脚上套着白色网袜和球鞋。

当这个孩子发现有人在看自己时，马上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起来，由于笑得连身体都摇晃起来，所以水蓝色T恤上印的帆船，也跟着轻快地舞动着。耕平突然想起什么似地低头看了自己的胸膛，他水蓝色的T恤上也有一艘帆船，快被蓝色的海给淹没了。

“啊，原来如此。”

耕平终于懂了。原来对方穿着和自己一样的T恤。因为这是在连锁店买的、大量生产的商品，所以有人穿着和自己一样的衣服也不奇怪。

戴着草帽的孩子，从长椅上跳下来，将双手背在背后走到耕平面前。

“大哥哥，你一个人旅行吗？”

眼前这个孩子有着端正的脸蛋，大而深邃的眼睛也炯炯有神，将来说不定是个美男子。如果刚刚对方是喊自己“叔叔”的

话，耕平还不打算理他；但是被称作“哥哥”，耕平就觉得不能不理。

“是啊！”

“原来如此……女朋友没有和你一起旅行啊。”

耕平心想“不关你的事”，然后接着问：

“小弟弟你也是一个人旅行吗？”

耕平无意中的疑问，却好像伤了这孩子。

“不是。”

“那么……你和谁一起来的？”

“不是啦！我不是小弟弟！”

孩子气愤地回答。当耕平知道自己弄错了之后，有一点慌张。

“原来是女孩子……”

仔细一看，她的眼睛和鼻子虽然很秀气，但是女孩子的第二性征还不明显，加上皮肤又晒得黑黑的，也没有细心的打扮，一点都没有女孩的样子。耕平心想“至少也该穿裙子吧”，但还是决定不多说，只说了句“对不起”。

“知道就好。不过，对女朋友可别说这种话比较好。”

看来对方已经不生气了。

“请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来梦。”

光这么说，好像不够清楚。

“来临的‘来’，梦想的‘梦’，小学六年级。”

“哦、‘来梦’，真是个好名字。”

听到耕平这么说，少女的眼神突然变得很认真。

“真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个怪名字吗？”

“不会呀，是个不错的名字呀。”

耕平曾被没大脑的女孩说过自己的名字很俗气，所以他很能体谅这种事。“来梦”这个名字也许有点奇特，但是比起“理香”、“美香”这些名字，“来梦”显得有个性多了。

“大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耕平，能户耕平。大学一年级。”

“嗯、真是个好名字。”

这算是友好的表现吧。耕平笑了笑，接受了这位小淑女的友情。来梦对这位新朋友也回以笑容，然后发出了疑问。

“车子什么时候才会来啊？”

来梦已经完全将耕平当作谈话的对象。看到对方如此信任自己，耕平也就不能回答“我也不知道”。

“大概快来了吧。”

虽然不算个好答案，但来梦很满意耕平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她站在月台的最前面，将背后的手交叉，眺望着周围的山峰。

耕平曾经想过：既然要享受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倒不如选择信州的高原、南方的海岸，或干脆远赴北海道还比较好。十多岁的青少年爱看的小说里，一见钟情的故事多半发生在这种地方，恋爱的对象则是成熟的美女。但是面前这个十二岁的少女，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恋爱的对象。

说得冠冕堂皇些，原本这趟旅行的目的就不在冒险，而是挣脱各种束缚、求得解放，寻找还有半个世纪多的人生里程碑。只不过若能有些美好的“副产品”，旅程会更精彩。

II

十九岁的重考生能户耕平，在今年考入某私立大学文学部。一般在这个年龄能够靠自己经济独立的，也只有职业运动选手、歌手或电视明星。如果不是那些人，很多即使嘴上说要独立，其实背后仍是靠父母接济的人。

耕平父母亲的经济状况算是不错的。他们都是医生，经营一间规模不小的医院。父亲的专长是内科，母亲则是小儿科；面人的梦想就是两个儿子都当上医师，然后一家人一起经营医院。

去年春天，身为次男的耕平虽然报考了某公立大学的医学部，却不幸落榜，做父亲的简直比他还要沮丧，这从他直线上升的酒量就可以看出来。

“你是不愿意当医生，所以故意考坏的吧？你真的那么讨厌当医生吗？”

耕平是凭“实力”考坏的。不过，他的确是没有当医生的意愿，所以对于父亲的斥责，他也不反驳。

“你倒说说看。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可以不顾，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说了你们会愿意听吗？”

“那可不一定。假如你认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上大学，想要做什么就随便你。你就不能学学良平吗？”

耕平的哥哥良平，二十二岁，是某一流医科大学五年级学生，专攻临床外科，完全达到父母的期望。虽然他的头脑不算特别好，却是个默默努力、非常诚实的人。请家教补习、报名补习班的特别课程；不投机取巧、孜孜不倦地用功，然后顺利地应届考上大学。

有这种哥哥，对弟妹们来说是个大麻烦。发生状况时，一定会被训一句“学学你哥吧。”虽然心里不高兴，却也不能顶嘴。更糟的是，耕平念的中学是六年制的私立学校，连老师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叫耕平学学哥哥。

耕平反抗过，却从没有付诸行动，不良少年会有的行为，他都没有；在他的心中仿佛有一个通风口，不让这些压力囤积在他心中。

好不容易结束重考生涯、正式进入大学，哥哥良平很难得的找了他谈谈。

“医院还是由我来继承……我想，我不继承也不行，因为这是爸妈的希望。”耕平在酒吧里让哥哥诸了一杯啤酒。

“我是身不由己。我的一生就是爸妈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反正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或是自己的梦想，这样就可

以了。”

良平一边这么说，一边将啤酒倒入弟弟的杯子。

“但是耕平，你不必也为了爸妈的梦想而牺牲，有什么想做的事，就自由的去做吧！否则，即使你当上医生，有一天也会后悔的。”

听到哥哥这么说，耕平吓了一跳。耕平虽然不讨厌良平，但却有点刻意回避他，因此他万万没想到，原来哥哥心中竟是这种想法。

“哥哥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天到晚只顾着念书呢？努力用功、得到好的成绩，只是求得自我满足吧？”

耕平对自己从前的想法感到很羞耻。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不想当医生的耕平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他虽然不想像哥哥那样成为实现父母梦想的道具，但也没有明显建筑自己的梦。

耕平的父亲是那种会将“养育之恩”的话挂在嘴上的人，因此耕平常常觉得无地自容。

“要成为父母理想中的孩子，还真是累人呢。”哥哥苦笑着的说。

听到哥哥这些话，耕平才发现：原来哥哥也只是个普通人。

“耕平，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吧。连我的份一起，就算花点时间也没关系，自由地放手去做吧。”

被哥哥如此的期望着，虽然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有了精神上的支柱，他也比较能安心的踏出大学生活的第一步。

想必是哥哥说服了爸妈吧？耕平的父母放弃了要耕平当医生的愿望，允许他进文学部就读，但也郑重地声明，只要大学一毕业，就不再给他任何经济上的援助，以后找工作、结婚也要全部靠自己打理。看来在毕业前，爸妈还愿意提供经济来源，这已经非常庆幸了。

为了将不愉快的程度降到最低，耕平在开学前，就离开东京三鹰市的老家，搬到练马区边境、距埼玉县只有徒步五分钟路程

的学生宿舍。当耕平再次回家时，等待他的只有一项仪式：在律师的见证下，在同意放弃继承权的文件上签字。

耕平并不介意签字，不过他很介意当时哥哥的表情。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是良平的双眼露出了“总算签了”的眼神，当耕平想确认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时，良平把脸别了过去。就在那时，父亲将文件递了过来，耕平就用钢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章。

就这样，能户家发生“争夺财产”的可能性，在未发芽之前就被“斩草除根”了。有了律师的保证，耕平的父母也松了一口气；至于对这个反抗自己的小儿子，则许诺在大学毕业前，一定不会让他在经济上不自由。

耕平适当的向父母道了谢，却无法不去猜测哥哥的表情所代表的意义。然而，没多久他就得到了结论。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耕平在内心苦笑了一番。原来哥哥的好意背后竟然有那么大的算盘。表面上，良平口口声声说为他着想，私底下却是想将能户家包括医院、房子、股票、国债、银行的存款，以及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等琳琅满目的财产全部占为己有。

“真是万无一失，不愧是高材生。”

虽然如此，耕平却不恨哥哥，反而还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不必对哥哥感到愧疚，耕平向来对成绩不是那么在意，对于财产，他的欲望也不像别人那么强，他和良平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耕平哥哥。”

来梦的声音将耕平的意识拉回了这个无人的车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梦已经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而他们面前正站着一位同车的乘客。

这个人向他们递上自己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

日本怪异幻想文学馆 理事长兼馆长 北本行想

III

“哎呀、我从刚才就想找个人说话，却又怕生……”

北本先生看起来约六十岁上下，中等身材，有点白发、眼角有些下垂、鼻子大而挺，是个让人印象不错的绅士。他穿着白色POLO衫、米色短裤、高尔夫球鞋，一身轻快的打扮。

“您专门研究恐怖小说和幻想小说吗？”

“不是，做研究是研究员的事，我只提供研究会而已。我只是单纯喜欢吸血鬼和狼人罢了。你讨厌这一类的故事吗？”

“不会啊。”

“那真是太好了。我可以坐下来吗？”

“请坐……这不是我专用的位子。”

只说了“请坐”两个字，耕平便把后头的话吞了回去。他的左边坐着个小孩、右边坐着个老人，在别人看来，这是个奇怪的组合吧。

“你是学生吗？”

“我是平凡的大学生，一个人旅行中。”

前半段的自我介绍，并非谦虚，而是事实。

“我听说最近的学生都是去夏威夷或是美国加州玩。”

“因为我没有钱。”

“我并不是说年轻人有钱是坏事。”

“我知道。”

为了有更足够的钱，耕平将整个夏天的时间都花在打工上。

“不过，对于那些会花两百万买狗屋、给狗看彩色电视，或是买外国土地惹当地人讨厌的人，我可没办法尊敬他们。‘金钱’这东西，应该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的。”

假如被问到“其他目的是什么？”，也许有人会答不出来。但是北本先生却有一套自己的答案。

“‘金钱’这东西，是为了培养人的才能、使其开花结果的。有些人的才能像杂草一般坚韧，有些人的才能则要施肥、浇水、在温室中栽培才会开花。文化及艺术方面的才能，大多属于后者。”

“恐怖小说算是文化吗？”

“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呢。虽然并不是大众化，却也带给不少人快乐。”

耕平并不反对这种说法。

“北本先生为什么会特地来到这种地方呢？”

“和你差不多，并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的。我本来就很喜欢一个人旅行。我是有预订东山温泉的旅馆，但照现在这个情势看来，即使到了那里，恐怕也已经半夜了。”

不知为何，北本先生那句“即使到了那里”的假设，让耕平的脑中吹进了一阵风。他看了一下车站四周，不知何时，太阳已经消失在山的那一边，手表上的时间已过了下午五点。

“对了，你有没有什么专长啊？”

“没有……如果真要说的话，口琴可以勉强算是吧。”

耕平脸红了。虽然这没什么好可耻的，但是比起“法语和英打”，他的专长好像显得有些孩子气、没用。在小学及中学时代，耕平是同学中最高竿的，但也还不到可以独当一面的地步，和他的作文及水彩画一样：有点程度，却称不上专业。

而且，虽然耕平拿手的曲子有三百多首，但是大部分都是文部省（译注：相当于‘教育部’）歌曲，像是，〈ANNIE LORRY〉〈念故乡〉之类的曲子，只能勉强“自吹自娱”而无法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我也会吹口琴哦！我会的曲子大概有五十首。”

来梦说了两、三首她会的曲子，都是卡通的主题曲，有的还是耕平边看会边抱怨的那种。

“那首曲子我可能会吹哦。”

“那下次有机会一起合唱……不对，一起合奏吧。”

“好啊。”

耕平的运动神经也不差。无论是打球、田径或游泳。在班际对抗赛时，他总被选为第一选手。打棒球时，通常是第一棒或第三棒，打三垒安打是他最拿手的。不过，也还不够格以选手的身份参加国民体育大会，更别提奥运了。

“也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都只是中上程度。长相、头脑及才能，没有一样是特别突出的；有你这种学生，老师们会很烦恼耶。”

耕平高中的时候，曾被一位亲切、但是却少根筋的老师这么批评过。

“假如你早出生个一百年，也许可以当个非常好的小学老师。口琴吹得好、运动方面也行。嗯……对了、大学要不要念教育学科呢？能户同学？”

事情却没这么好办。耕平父亲的眼中就只有医学部而已，但是考生本人却不这么想。

对耕平来说，他只想早点找出自己必须做、又很想做的事，而四年的大学生活，并不能算是段非常充足的准备时间。

在他放弃财产继承权后，他想要自立更生的念头就更强烈了，所以对于爸妈许诺的生活津贴，他只求够用就好；像这次旅行的费用，虽然只要他开口，他们就会给，但是耕平宁愿自己打工赚钱。将来，除了学费及基本开销外，耕平并不准备向爸妈或哥哥要求任何经济上的援助。

话虽这么说，耕平现在还没有办法负担自己全部的学费及生活费，更无法不念大学去找工作，所以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早点找出自己该走的路。

北本先生的问题，这次转到了少女的身上。

“对了，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种地方呢？山里可没有儿童乐园哦。”

来梦的表情一变，接着挺着胸膛说：

“我来梦离家出走了！”